

正午的暮色

二

达·克拉米诺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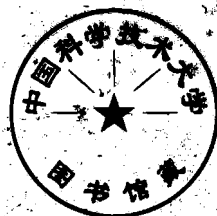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正午的暮色

(第二部)

〔苏联〕达·克拉米诺夫著

天津外语学院俄语组译



第一章

安东·卡尔扎诺夫从全权代表处回到“西宫”饭店，见前厅的墙壁上有一个红色粗箭头，向下指着通往地下室的楼梯。箭头上标着三个黑体大字：避弹室。

饭店门房把房门钥匙递给安东，彬彬有礼，但是神情严肃地说：

“我要预先提醒您，先生，一响警报——间断的汽笛声，您就必须马上离开您的房间，下到避弹室去。我们奉命照料这个饭店的房客，免得他们成为空袭的牺牲品。”

“形势果真有这样严重吗？”

看门人更加严肃地看了安东一眼，没有回答他的问话，还是象刚才那样彬彬有礼地补充说：

“我们还劝您设法尽快买一副防毒面具，先生，而且要随时随地带着它；虽说出了饭店，您的安全问题当然是您自己的事，先生。”

“可我就不相信德国人会使用毒瓦斯，”有人在安东背后用低沉的声音说。

安东转过身，和一个肥胖的男人打了个照面。这人他每天早晨都在饭店的餐厅里见到，两人总是互相点点头，但

一次也没有攀谈过。

“信不信都可以，但是应当有所准备，”一个身穿大衣、头戴礼帽的上年纪的男人应声说。他就站在门房的栅栏旁边，大概是刚从街上回来，因为他那把合起来的雨伞上还在滴水。“搞突然袭击是德国人的主要武器。”

“哼，我们不会让他们打个措手不及的，”肥胖的男子满有信心地说。“您看见伦敦在干什么吗？白厅街各部的下面几层都用沙袋围起来了，而失业者——现在也派上他们的用场啦！——正在伦敦各处挖堑壕，以便那些在街上碰到轰炸的人有躲藏的地方……”

晚上，安东打开收音机才知道，欧洲在这一天朝战争迈出了严重的一步：德国陈兵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准备出击；意大利舰队开进了地中海；波兰军队匆匆南调，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匈牙利向布拉格提出最后通牒后，就立即宣布了动员。捷克斯洛伐克快要完成总动员了；法国征召二级后备兵服役，法国军队占领了斯特拉斯堡边境上马奇诺防线的前沿阵地，作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华沙的上校们拒绝了莫斯科的警告：如果波兰侵犯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波苏互不侵犯条约将被废除。据报道，苏军已开始向波兰边境集结。

备战活动也席卷了英国。这天早晨安东去全权代表处，从公园旁边经过时看到昨天还是绿茵茵的、欣欣向荣的草地上，穿蓝色工作服、戴头盔的工人们已经在挖堑壕了。

人行道上排着一列长队，伸向一座官方的砖砌建筑物，从里边出来的人每人都提着一个不大的、装得鼓鼓囊囊的防护色方形提包——防毒面具！地下铁道车站旁聚集着许多孩子，背上背着旅行包：正如安东猜到的，这是打算用地下火车把他们送到尤斯顿或者金克罗斯火车站去，然后再从那里运往北方。小店和啤酒馆的老板爬上梯子，把门上的电灯涂上蓝色，为灯火管制做准备。

在全权代表处的前厅，安东被克拉尤欣叫住。

“有孩子吗？”

“什么孩子？”安东惊讶地问。

“最普通的孩子，您的孩子。我在造表。命令做好疏散准备。”

“往哪儿疏散？”

“往北方某个地方。离开伦敦远些。这里将是首先挨轰炸的地方。”

克拉尤欣已经不年轻了，他面孔瘦削，神情疲惫，说话安详，但眼睛里流露出惶惑的神色。

“您没有孩子，可是幸运，”他对安东说。“我有三个孩子，小的才四岁。他们在那儿，在疏散的地方，离开了母亲怎么生活呢？”

在兹旺钦科夫的眼睛里，安东也看到了同样的惶惑神色。当安东走进房间时，兹旺钦科夫没有象通常那样让灯光照到房门口，也没有盘问他昨晚是怎样度过的。兹旺钦科夫有两个小淘气，虽说他们俩总共才十岁，但是正如作父

亲的有一次自豪地承认的，他们抵得上一个幼儿园。迟到的戈列梅金的眼睛还有点睡意，微微发红（昨天他曾送一个人去索霍区吃晚饭），但神态镇定，因为他“没来得及”或者不急于结婚。

当大家都被叫到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的办公室时，安东情不自禁地观察着聚集在这里的人的眼睛。索莫夫和科夫童明显地心神不安，因为他们俩都有子女。拉基京斯基忧郁地沉思着，望着前面：他的女儿在莫斯科某个学院快要毕业了，儿子则刚刚进入大学一年级。昨天从日内瓦回来的格拉奇的眼睛闪闪发亮，象平常一样，毫无表情。安东只是这天早晨才认识的格里沙耶夫，胖乎乎的圆脸上，保持着自信和洞观一切的微笑——因此，全权代表处爱说俏皮话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弥勒佛”。被戈列梅金称之为“少见的人——苏维埃的银行家”的德罗沃谢科夫显得超然淡漠，仿佛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参赞在奋笔疾书一个材料的最后几行，所以安东看不见他的眼睛。

办公室里有几分钟笼罩着一片寂静。雨哗啦哗啦地打在格栅大窗上，声音那么大，以致除德罗沃谢科夫外，所有的人都掉过头去。窗外，风撕扯着湿淋淋的树叶，使黑压压的树木渐渐变秃。

“要不然把他们送回家去吧？”索莫夫忐忑不安地问。他个子矮小，焦躁地在椅子上转过来侧过去，一会儿俯身向前，一会儿直起腰来，一会儿又俯下身去。

参赞停下笔，抬起头来。

“把谁送回家去呀？”

“就是孩子们呗！”索莫夫高声说。

参赞大概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事，因为他的子女已经成年，并已成家，都在国内居住和工作，所以他还是不明白他们说的什么。

“什么孩子？”

“咱们所有的孩子，”索莫夫不耐烦地说。“就是要疏散到北方去的那些孩子。”

“噢——噢——噢……”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拖长声调叹道，他的眼睛里也出现了同样的惶惑神色。“孩子们……”

“在家里，”索莫夫把身子俯向前面说，“有人照料他们，有人关心他们。而在这里，可以说是听天由命了。”

“哼，不完全是这样吧，”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含蓄地表示异议。“英国当局答应把爱尔兰海边的一两个旅馆交给咱们使用，保证给孩子们提供一切必需品，并且允许咱们的女眷去照料他们。”

“但是咱们的女眷也和孩子们一样，不会说英语，”兹旺钦科夫说。

“有人对我说，维塔利·萨维利耶维奇的妻子英语说得顶漂亮，”拉基京斯基转向格拉奇插话说。

格拉奇默默地望着窗外。

“最好是把孩子们送回家去，”格里沙耶夫支持索莫夫

的意见。“把孩子，还有母亲都送回去。俗话说，在家千日好。”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皱了皱眉头。

“嘿，说得轻巧，”他指责说。“不经莫斯科批准，咱们是不能这么办的。而毫无疑问，莫斯科是不会批准的，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就比什么话都更加雄辩地表明，咱们自己也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可是美国大使已经下令让儿童和妇女立即撤离伦敦，”兹旺钦科夫赶忙提醒道。“昨天一列专车把一部分美国侨民运到朴茨茅斯，在那儿搭上了轮船。”

“肯尼迪不值得咱们效法，”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反驳道。“他早就追求英德接近，而且千方百计用这种接近的好处诱骗一些英国人，用德意志帝国的威力吓唬另一些人，因此凡是加剧恐怖气氛的事情他都乐于推波助澜。”

“当然，如果咱们把孩子们送回国去，这就会表明咱们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很快就要爆发；但这一点英国人自己也是明白的，”索莫夫埋怨说。“咱们在这件事上又不是首先发难。”

“虽然不是首先发难，”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快快不乐地重复索莫夫的话，“但显得咱们也神经脆弱，也屈服于讹诈，吓破了胆。”

“为什么‘也’？”德罗沃谢科夫脸上仍然带着那种超然淡漠的神情问。这位“银行家”身穿灰色斜纹布服，浆过的硬领上扎着一条同样是灰色的领带，在办公室里确实显得

是个“少见的人”。虽然全权代表处所有的职员都穿英国式服装，但是正如克拉尤欣对安东所说的，他们的“外表”仍然与英国人有所不同：发型、姿态和举止都有所不同。德罗沃谢科夫却完全“英国化”了，甚至说话也跟英国人那样慢条斯理，冷漠无情。“为什么‘也’？”他又问。

“因为现在胆怯害怕和散布恐惧情绪在伦敦已经成了流行病，”参赞把颧骨突起的脸庞转向德罗沃谢科夫答道。“希特勒的追随者们拚命吓唬英国人，企图迫使他们同意对德国的全面让步，德国现在和将来想要什么，就给它什么。”

“孪生兄弟凯姆斯利和罗瑟米尔勋爵在他们的报纸上对德国空军给西班牙城镇造成的破坏大肆渲染，极力夸大，使读者看了为之毛骨悚然，”坐在门旁的格里沙耶夫突然说。“他们直截了当暗示，如果一旦和德国开战，希特勒命令他的空军进行轰炸的话，那么英国城市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但是德国飞机还必须飞得到英国才能这么办，”参赞愤愤地反驳。“在德国空军轰炸机当前的活动半径内，如果它在比利时、法国或者哪怕是荷兰没有基地的话，飞到英国来，再飞回去——每个军人都能证实，这是很难做到的。”

科夫童点头表示赞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转向拉基京斯基说：

“开始吧，怎么样？”

“对，开始吧，还拖什么呢，”拉基京斯基回答。“今天看样子是个大忙的日子，结束得越快越好。”

参赞把一本皮面厚笔记本挪到自己面前。这个本子是
他记录从各方面得来的情报的，然后根据上面的记录拟电
报稿和写报告发往莫斯科。记满了的笔记本他就叠放在保
险柜里，也不知他打算将来写历史，还是写回忆录。

拉基京斯基眼睛望着参赞的笔记本，不慌不忙地讲起
来。他说，张伯伦第二次从德国回来后，英国内阁从早到晚
举行会议，据悉目前还没有通过任何决议。赞同与德国签
订协定的人和反对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还那样
狂热地支持张伯伦同希特勒全面勾结的西蒙和霍尔认为，
要一不做二不休，就是说要沿着选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海军大臣达夫·古柏建议进行抵抗，并要求政府批准征召后
备役水兵和军官入伍。哈利法克斯动摇不定：他不愿意在
希特勒的蛮横无理面前屈膝投降，可是又害怕采取果断的
步骤。总而言之，政府内部的辩论还在继续，英国的立场仍
然暧昧不明。

“我可不说英国的立场暧昧不明，”格里沙耶夫说，他就
象个真正的弥勒佛那样，继续含着充满自信、洞观一切的微
笑。“依我看，英国的立场是很鲜明的。”

参赞从眼镜框上边疑问地端详了格里沙耶夫一眼，把
笔搁在一边。他没等格里沙耶夫往下说，就摘下眼镜，直起
身子。

“嘿，既然已经开始了，就讲吧，讲吧。”

“我已经往莫斯科发去一篇对目前报刊的述评，”格里
沙耶夫沉默了一会儿说，仿佛这是证明他的议论正确的主

要论据。“譬如说，《每日邮报》要政府做出正确的抉择，不要因考虑不周或者估计错误而‘站到另一边’了。这家报纸要人们相信，‘莫斯科正在利用一切手腕和伎俩挑起战争’。而《泰晤士报》则写道，只有失去理智才会因一些毫无价值的奶牛、陈旧的板棚、破烂的车厢和过时的大炮，而将欧洲文明置于毁灭的边缘。”

“等一等，”参赞警告地把手一扬，打断了格里沙耶夫的话。“多么荒唐……什么奶牛？什么旧房子和破车厢？”

“大概是指希特勒要求在捷克人迁走以后的土地上保留的那些奶牛、房子、车厢和大炮，”格里沙耶夫冷笑着解释说。“捷克人不愿意把这些东西连同在英法压力下准备割让给德国的领土一起交出去。”

“原来是这么回事！”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叹道。

“不能根据报纸来判断一个政府的行动和政策，”格拉奇用那双闪亮的眼睛看了格里沙耶夫一眼，一肚子不高兴地说。“报纸常常撒谎，散布谣言，歪曲捏造。”

“说得对！”格里沙耶夫早有准备地立即接话说。“报纸常常说瞎话，但是现在它们所说的正是政府的愿望。尤以《泰晤士报》最为严重，我的记者同行们都认为它是克利夫顿集团的工具和政府的喉舌。”

“《泰晤士报》也说谎，”格拉奇轻蔑地说。“说谎！当咱们的人民委员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讲坛上声明，苏联准备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反击侵略的一切援助后，英国代表团团长德·拉·瓦尔勋爵和外交副大臣巴特勒赶忙上前握住

他的手，对我国政府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表示感谢。他们对人民委员说，如果能在一起探讨一下制止侵略者的办法，将是有益的。人民委员当即提议召开大国会议。大概英国人等待的正是这个，因为他们马上同意了人民委员的建议，只是问，如果这个会议在伦敦举行，苏联政府是否有异议。人民委员说，不会，不会有异议的。所以这次会议很可能就在最近召开。”

格拉奇嘲笑地看了看格里沙耶夫。

“这件事报纸上当然没有登，而且也不会登的。”

安东倾听着他们的争论，忽然想起早晨读到的路透社的一条短讯，他对这条蹊跷的消息感到莫名其妙。短讯说，关于英国高级代表和俄国外交部长在日内瓦晤谈，商谈召开包括苏俄在内的大国会议讨论欧洲危机的报道，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安东既没有从报纸上看到过，也没有从收音机里听到过哪怕是关于日内瓦会晤或者大国会议的暗示，因此他觉得对这个既未登载又未宣布过的消息进行辟谣，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象刚才维塔利·萨维利耶维奇所讲的情况，报上确实只字不曾见过，而恰巧相反的消息倒是刊登过的。

“什么消息？”格拉奇闪闪发光的眼睛盯着安东的脸，气冲冲地问。

“就是没有任何英国高级代表在日内瓦跟俄国外交部长会晤，也不曾进行过任何会谈讨论召开大国会议的消息。”

“怎么没有会晤和不曾会谈呢？”格拉奇质问，他的双眼更加闪亮，更加凶狠。“您胡诌些什么？”

“我不是胡诌，而只是把这里报纸上刊登的消息重述一遍罢了，”安东生气地反驳。

“胡诌终究是胡诌。不应该再重复了！”

“等等，不要着急，”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劝住恼怒的格拉奇，转向安东：“这个消息登在哪儿？”

安东从放在参赞桌上的一卷报纸里抽出一张《泰晤士报》，匆匆打开，摆到他面前。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尽量口齿清楚地逐字逐句把那条报道念了一遍。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与那些比较年轻的外交官不同，他们是从以其牛津音闻名于世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语言学家那儿学的英语，而他则是从沙皇俄国逃亡出来以后，住在伦敦东区学会英语的。参赞说话带着明显的伦敦口音，一着急伦敦居民惯用的俗话就脱口而出了。

格拉奇青虚虚的双颊上布满一层棕褐色的斑点。他探过桌子，拿起报纸，把简讯重读了一遍。

“撒谎！”他火冒三丈地嚷道。“撒谎！英国政府不可能硬说英国代表没有跟咱们的人民委员会晤和会谈过。不可能！我确知他们会晤过，并且进行了会谈。当时我就在场，我就在场！我亲耳听到全部谈话，亲耳听到了！”他厌恶地抛开报纸。

“我说了嘛：不要着急，”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责备地看了格拉奇一眼，不高兴地说。格拉奇不安地左顾右盼，仿佛

想从邻座的脸上搞清旁人是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不要着急嘛，我们相信你，尽管莫斯科不知为什么没有把这些会谈的情况通知我们，而我在赫斯顿机场跟哈利法克斯勋爵谈话时，对有可能召开这样的会议，他甚至连半点暗示都没有。”

“德·拉·瓦尔和巴特勒跟咱们的人民委员进行会谈也许是自作主张的，事前伦敦并不知情，”拉基京斯基提醒说。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怀疑地摇了摇头。

“如果政府或者哪怕是哈利法克斯事前不知情，不表示赞同，德·拉·瓦尔和巴特勒是不敢进行如此重要的会谈的。”

“据一位熟识的银行家告诉我，现在哈利法克斯什么事也决定不了，”德罗沃谢科夫插话说。“商界人士称他是张伯伦的‘长影子’。”

“唉，而张伯伦未必会同意欧洲事务由有苏联参加的大国会议来决定，”参赞叹了一口气说。“他一贯害怕咱们，象小鬼害怕神香一样。”

“可是在制定政策时，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个人的好恶只起次要作用，”拉基京斯基讨好地说。

“说的对，伊里亚·谢苗诺维奇，”参赞欣然同意。“说的对……”

他往自己的厚本子上记了点什么，摘下眼镜，转向坐在墙角保险柜旁边的德罗沃谢科夫。

“实业界对最近的事件有什么反应？常言说，交易所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啊。”

德罗沃谢科夫用食指搔了一下斑白的鬓角，仍然没有改变冷淡的神情。

“暂时还没有什么反应，”他想了想回答，但是马上又用英语补充道：“生意还跟平常一样。英国银行总裁蒙塔古·诺尔曼准备启程前往柏林，去会见德意志银行总裁沙赫特，准备给德国提供一大笔贷款。”

“准备给德国提供一大笔贷款？”参赞惊奇地反问。

“是的，”德罗沃谢科夫简短地肯定说。“在伦敦商业区，”他向被雨水淋湿的窗户外面点了点头，“那些大亨们确信，黄金锁链比一切所谓条约和协定构成的纸上的桎梏更加牢靠，因此他们指望用金锁链把希特勒牢牢地拴住，使他不经伦敦的同意就寸步难行。”

拉基京斯基抚摸了一下他那浓密的胡子，得意地笑了。

“真是异想天开……”

格拉奇一直醋意十足地倾听着参赞和德罗沃谢科夫谈话，这时忽然站起身来。

“我说的那件事怎么解决？”他问，两只闪亮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瞧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脸。

参赞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事？”

“关于德·拉·瓦尔和巴特勒跟咱们的人民委员会晤的事，”格拉奇气恼地说明。“既然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次

会晤是我捏造的，那么我想……”

“唉，你瞎扯些什么！”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打断了他的话。“谁也没说是你捏造的……”

“但是我希望弄个水落石出，”格拉奇没让参赞讲完，提高嗓门说。“说是有人在这里撒谎，我想知道，究竟是谁。”

“说过了不是你嘛，”格里沙耶夫应声说，但是他的厚嘴唇上露出的洞悉一切的微笑却似乎在说：“是你捏造的，就是你……”

“我知道不是说我，”格拉奇瞥了格里沙耶夫一眼，厉声说。“但是我想看看到底是谁？而且是什么目的？”

“维塔利·萨维利耶维奇说得有道理，”兹旺钦科夫支持他道。“应当把这事弄清楚。”

“怎么弄呢？”拉基京斯基问。

“到福林·奥菲斯去一趟，问问他们，为什么路透社要否认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

“请您相信，那儿一定会说：毫无所知，”拉基京斯基说。“英国外交官玩弄起花招来，是很难揭穿他们的，而目前他们正在拚命耍花招。”

“是呀，一方面大声疾呼捍卫民主，同时又支持独裁，”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讽刺地说，“一方面宣扬人民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愿望安排生活，背后又进行反人民的勾当；公开声称反对侵略者，暗地里却鼓励和资助他们，这可不是容易的事。”

他突然不吭声了，仿佛猛省过来，在这种场合进行揭露

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聚集在这里的人都懂得这一点。他于是压低嗓门说，形势复杂而尖锐，英国上层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还不知何时结束和怎样结束呢。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忧心忡忡地扫视了他的助手们一眼，遇到的也是同样的目光。他露出嘴里的金牙，带着鼓励大家的意思笑了笑，建议在座的人如果不是特别必要，就不要待在全权代表处，应当出去交结，找人谈话，做说服工作，当然也要了解情况，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他自己打算去拜会在最近的讲话中要求和俄国结成牢固联盟的“威尔士雄狮”——劳合—乔治。他建议索莫夫去会见厄奈斯特·贝文，因为这位工会最高“首领”尽管十分软弱无力，总还曾敦促过他的工党朋友们谴责张伯伦前去拜见希特勒。而兹旺钦科夫呢，则到福林·奥菲斯去一趟，设法向新闻处弄清那个奇怪的“辟谣”出笼的秘密。

“您呢，伊里亚·谢苗诺维奇，”参赞转向拉基京斯基说，“去和邱吉尔派接接头。我们要紧的是要知道，邱吉尔派现在打算干什么：他们是当真要反对政府呢，还是象往常一样说说就算了呢？”

科夫童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目光相遇，他立即起立，以军人的风度笔挺地站着。

“继续和军事当局保持接触，亚历山大·尼科季莫维奇，”参赞对他说。“英国人总是竭力探听咱们的防卫准备，而关于自己的却很少透露。您设法了解了解，他们是真的在准备打仗呢，还是仅仅虚张声势？”